

基于动机的人类基础价值观理论研究

——Schwartz 价值观理论和研究述评

张敏, 邓希文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36)

摘要: Schwartz 的人类基础价值观理论认为价值观是合乎需要的超越情境的目标, 价值观结构是一个具有普遍文化适应性的心理结构, 由 10 种类型的动机目标构成。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动机性的连续体, 内部的 10 种动机目标并不是相互分离的, 而是彼此相容或对立的, 呈现为一个环状结构的模型。Schwartz 认为价值观具有动态变化性, 在不同的情境和条件下, 目标的相对重要性不同, 对人们的生活和行为起着引领作用。

关键词: 动机需求; 基础价值观; 环状模型; 冲突与相容; 动态变化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 (2012) 01-0032-07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由 Kluckhohn 提出的价值观概念在西方心理学界就确定了支配地位, 他从操作层面对价值观的各种定义进行了整合, 把价值观定义为: 一种外显或内隐的, 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的看法, 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 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标的选择。^[1]

20 世纪 70 年代, Rokeach 把价值观理解为一种信念, 他认为价值观是指一般的信念, 它具有动机功能, 而且不仅是评价性的, 还是规范性的和禁止性的, 是行动和态度的指导, 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现象。更重要的是, 他把价值观分为终极价值观和工具价值观两个层面, 开始了从维度上对价值观的分析和测量, 使价值观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2]然而, 这种目的——手段的价值观分类并没有揭示价值观的内部结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以 Schwartz 为代表的价值观研究者基于 Rokeach 终极价值观和工具价值观的理论之上, 从需要和动机出发来解释价值观的深层内涵,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具有普遍文化适应性的价值观心理结构, 提出了人类基础价值观理论。该理论认为: 价值观是合乎需要的超越情境的目标, 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3]人类基础价值观理论的

提出, 重新点燃了研究者关于价值观研究的兴趣。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验证 Schwartz 价值观的普遍性, 并以该价值观理论为指导, 考察价值观与其他心理、行为之间的关系, 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4]本文主要介绍 Schwartz 价值观的概念、结构、测量及其与相关研究。

一、基础价值观的概念与结构

(一) 概念

Schwartz 认为价值观起源于人类的基本需要, 指向令人向往的状态、对象、目标或行为, 超越情境而存在, 是个体生活的指导原则。他强调价值观与动机的关系, 认为价值观由一组具体化的动机目标构成, 而这些动机目标源自人类三种普遍的基本需要, 即: (1) 作为生物体个人的需要; (2) 社会交往合作的需要; (3) 集体生存和福利的需要。价值观是个体在社会化和认知发展过程中对这三种普遍需要的有意识反应。^[5]因此, Schwartz 认为人类存在着跨文化、跨情境的普遍价值观结构。他运用最小空间分析方法 (Smallest Space Analyses, SSA) 进行了结构分析, 并在全球 70 多个国家的跨文化样本基础上检验了人类基础价值观结构的存在。

收稿日期: 2011-11-10

第一作者简介: 张敏 (1965-), 女, 浙江杭州人, 教授/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社会心理学、教师心理学。E-mail: Zhangmin414@163.com

具体而言，价值观具有以下6种特征：

(1) 价值观是一种信念；(2) 价值观是人们追求的目标，由此引发相应的行为；(3) 价值观是超越具体行为和情境的；(4) 价值观是一种标准，指导人们选择对行为、事件进行评估；(5) 价值观系统是按照价值观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次序排列的。个体的价值取向排列顺序存在差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6) 权重不同的多种价值观共同引导人的行为。^[6]

(二) 类型

基于不同的理论，研究者对价值观的内容分类有过许多探索。例如：Perry将价值观区分为6类，即认知的、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审美的和宗教的；有人的分类是经济的、道德的、审美的、工艺的、仪式的和社团的；^[7]Allpott等根据德国哲学家Spanger《人的类型》一书对人的分类，将价值观分为经济的、理论的、审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6类并编制了“价值观研究”量表。^[8]

Schwartz定义了10种不同类型的价值观类型，来代表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普遍”的动机目标。每一种价值观类型都以它的核心目标作了定义，描述了动机内容和与之相联系的目标状态。10种价值观动机类型分别是：

1. 自我导向 (Self-Direction)：源自于控制和独立自主的需要，是指行为和思考的独立性。具体体现为创造力、自由、自主选择目标，等等。

2. 刺激 (Stimulation)：为了维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水平的需要，体现在刺激、新颖和生活的改变中。

3. 享乐主义 (Hedonism)：个体感官上的满足或愉快，来自于个体满足和快乐的需要。表现为享乐、享受生活、自我放纵。

4. 成就 (Achievement)：根据社会的标准，显示胜任工作的能力，例如成功的、有能力的、有抱负的、有影响力的，源自个体自我肯定需要及群体或集体互动的需要。

5. 权力 (Power)：指社会地位和名望，对他人和资源的控制。表现为追求财富、社会权利等，源自自我操控的需要和控制他人的互

动需要。

6. 安全 (Security)：体现为安全、和谐、社会、关系的稳定。来源于个人和集体的需要，分为个人的利益和更广范围的集体的利益，表现在社会秩序、家庭安全、清洁等方面。

7. 遵从 (Conformity)：限制可能伤害他人和违背社会期望的行为和倾向，是个体禁止那些将会打扰和破坏友好交往和组织功能的行为倾向。该价值观主要强调的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亲近的人交往中的自我限制，表现为服从、自律、尊师敬长等。

8. 传统 (Tradition)：意义是尊重，接受文化或宗教中传达的传统和理念。传统最初是群体所发展出的一套可以代表该群体共享的经验与生活原则，之后被所有成员所认同。因此传统价值观表现的行为应该是集体团结的象征，独特价值的表征以及生存的有力证据。传统以宗教仪式、信念或行为准则等为存在形式，在个体身上主要体现为尊重传统、谦卑、奉献等。

9. 慈善 (Benevolence)：是指保护和提高经常与之交往的人的福利，起源于良好的组织交往、生物体联合的基本需要。强调自愿关心他人的福利，如：乐于助人、诚实、责任、忠诚等。

10. 大同主义 (Universalism)：指为了人类和自然的福祉而理解、欣赏、忍耐，是个体与组织生存的需要。表现为对于社会和世界的福祉及对自然的福祉的关注，重视社会正义、平等、世界和平、保护环境等。^[3]

(三) 结构特点

1. 环状的结构模型

Schwartz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动机性的连续体，该连续体可用环状结构 (Circumflex) 来表征。在最基础的水平上，价值观是由整体相关的连续动机构成，这种连续性使得价值观得以组成无间隙的环状模式，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系统。Schwartz指出，价值观模型中位置越相近的价值观，享有的动机类型也越相似，如权力和成就价值观均强调的是社会的优越性和获得自尊，成就与享乐价值观均侧重的是自我中心的满足等；而对立动机的价值观在价值观结构中，方向上也是对立的。鉴于传统价值观和遵从价值观享有同样的动机，在模型中表现为共享同一个单元，而

传统价值观与对立动机的享乐价值观的冲突程度更大,所以放在圆环的里面。^[9]人类基础价值观的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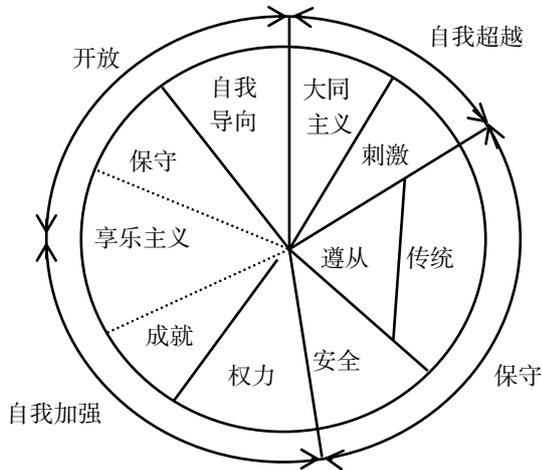


图1 Schwartz 价值观模型 (1997a)

价值观的这种环状结构包含两个原则:第一,彼此相容的几种价值观目标与某种他变量会存在着相似的相关关系;第二,某种他变量与价值观体系中各种价值观的相关关系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变化过程,从关联最紧密的价值观沿着价值观圆环到最疏远的价值观,相关系数呈相应的递减趋势,逐渐地从相关变为不相关、消极相关。^[6] Schwartz强调这种环状价值观结构意味着价值观是一个连贯的、凝聚的系统,构成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体系。

2. 冲突与相容的内部关系

Schwartz 将人们的基础价值观划分为开放对保守、自我超越对自我增强二维度四分区结构,结构内部的动机目标呈现冲突和相容的特征。价值观的冲突并不是词性上的矛盾,而是基于相反的动机。^[11]当动机导致相反的行为或判断时,它们就被认为是相矛盾的。在Schwartz的价值观结构中,“开放”表征的是个人独立的思想、行为及有益的改变的价值观(如刺激和自我导向价值观),它对立服从自我约束、维持传统现实与安定状态的“保守”价值观(如安全、遵从、传统价值观);“自我超越”表征的是平等地接受他人、关心他人利益的价值观(如大同主义价值观),对立服从强调追求个人成功、控制他人(成就,权利价值观)的“自我增强”价值观。例如,

当个体追求自我成功的动机目标占优势时,帮助他人提高福利的动机目标就会受阻,所以成就价值观就会与慈善价值观产生冲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动机目标都是相互冲突的,能够导致一致性行为或判断的动机目标就具有相容性或互补性。如成就动机目标与权力动机目标通常就是相容的,追求个人的成功能使自己变得强大,从而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对他人的威信;追求生理上满足与愉悦的享乐主义动机目标既体现独立的特征,又强调自我需要的满足,所以享乐主义价值观共享“开放”和“自我增强”的动机领域。

在Schwartz研究的早期,他比较强调冲突性,曾将价值观按服务的对象区分为集体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并认为这两种价值观是相互对立的。^[5, 12]但是,之后他对这种分类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个体与集体的对立分类使二者形成了互不相容的态势,从而忽略了为二者共同服务的价值观(如成熟);而且在现实中,个人所处的社会通常处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级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因此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并不完全冲突。价值观的结构不应该只是对立的两极分类。价值观之间既存在冲突,又存在相容与互补,才是完整价值观体系的特点。^[13]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冲突的动机经常同时产生,就会发生价值观冲突,引起个体的内心冲突,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幸福感的降低,并使个体表现出不一致行为或其他社会问题。^[14]

3. 动态变化的目标状态

Schwartz将人们的基础价值观定义为受人的基本需要驱动的各种动机目标,这些动机目标是会“随机变动”的,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情境中对目标的重要性的评价是会变化的,这种“随机变动”的目标引领个体或团体的行为和活动取向。^[3]

人们虽然具有共同的基础价值观结构,但是不同的动机目标对于个体的意义并不是均等的,即使是同一动机目标,在不同的情境和条件下,对个体的相对重要性也是不同的。因此个体间的价值观体系呈现不同的特点。同时,价值观会随着生活事件、家庭环境和文化而产生变化,^[15-16]因为个体总是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随时调整自

己的目标,适当改变价值观目标的重要性,并作为其评价观念和行为决策的依据。比如,在911等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人们的安全价值观的重要性得到增长。^[16]

Schwartz认为价值观的变化不是无序的,而是系统的、有条理的。一种价值观总是同与它相容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的变化方向,同与它冲突的价值观呈现相反的变化方向。这一点对于个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个体持续面对某种冲突时,冲突引起的内心不适会令个体产生解决冲突的动机。这将导致原有价值观结构内的动机目标的重要性模式发生改变,最后将会呈现出另一种新的相容与冲突的模式取代原有的模式。一项针对个体价值观改变的纵向研究展现了价值观结构内在的动态改变过程,证实了个体内在价值观确实发生着有规律的变化——任意一种价值的重要性都伴随着相容价值观重要性的增加及冲突价值观重要性的减少。^[14]

4. 基础价值观的测量

在上述价值观概念的基础上, Schwartz等研究者发展了三个基本工具去测量个体在价值观优先顺序方面的差异,以评估基础价值观理论的稳定性以及在不同人群中的适用性。^[3,17]

The Schwartz Values Survey (SVS) 是基于人类动机的基础价值观理论研究的第一个工具,量表中包含57个项目,含有两部分,一部分包含30个项目以名词的形式描绘了向往的终极状态,另一部分以形容词的形式描述达到向往状态的可能的行为方式。每个项目都表达了价值观动机目标的某些方面,如:平等(机会人人平等)是大同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项目。被试以每个价值观对自己生活指导的重要程度进行9级评分,正向分数从“0-7”,分数越高表明对被试的生活指导原则越重要,“-1”表明违背被试的价值观,这种不对称的设计可以更好的了解人们对价值观的评价,“违背我的价值观”这一选项还可以了解人们那些不认同的价值观。根据来自世界各地7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样本数据,SS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该量表项目值在各种文化间代表着相同的涵义,10种价值观的平均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68,从传统价值观的0.61到普遍价值观的0.75。^[18]

The Portrait Values Questionnaire (PVQ) 是SVS的另一个版本,针对11岁以上的儿童和未接受过西方抽象、自由想象思维课程教育的成人准备的。PVQ中描述了40个不同的个体肖像,每个肖像描述了一个人的目标、欲望和希望,要求被试回答被描述的人与自己的相似程度,从“非常像我”“像我”到“一点也不像我”做6级评分,以自我报告的形式含蓄的表达被试的价值观。如:对“他喜欢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做事”进行评分,描述了一个认为自我定向价值观重要的人,被试根据描述的人与自己的相似程度进行评分。该量表也得到了跨文化的SS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有效证实,在7个国家的14个样本验证中得出10种价值观的内部一致性系数的平均数是0.68,变化范围是从最低的传统价值观一致性系数0.47到成就价值观的0.80。^[18]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ESS) 是欧洲社会调查组织者在PVQ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调查欧洲人态度、信念和行为模式的价值观量表,它包含了PVQ中的21个项目。其平均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56,变化范围是从传统价值观的0.36到成就价值观的0.70。^[19]

二、基础价值观的效应

价值观作为较为概括的、超越情境的变量,与行为、态度的关系虽然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价值观对于个体或群体态度和行为的解释、预测、导向作用是明显存在的,不同的价值观将导致不同的效应。基于此,近年来不断有研究者在Schwartz价值观理论的基础上来考察不同的价值观动机目标的不同效应。例如, Schwartz研究了人们的合作和竞争行为,发现合作者的慈善价值观得分较高,而不合作者的权力价值观得分较高,而其余价值观与合作、竞争、不合作的相关关系,则遵从了价值观圆环中的与慈善和权力价值观的冲突或相容关系。^[19]

Knafo等人先后研究了不良行为与内在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权力、安全、享乐主义价值观对于不良行为具有一定预测作用。研究显示低水平的权力价值观与高水平的大同主义价值观在反对暴力行为中扮演了一个潜在的保护角色。^[20]

在政治领域中,价值观影响人们的选举态

度,并进而影响其投票行为。关于意大利联盟选举的研究发现,重视权力、安全、成就价值观的市民更多地支持右翼联盟——强调企业、市场经济、安全,而支持左翼联盟的市民更注重社会福利,社会正义、平等的目标,表现出大同主义、慈善的价值观,而不强调权力和成就价值观。^[6]

一项针对法国本土人的移民态度研究,考察其对来自不同种族,尤其是贫穷国家的移民的态度,发现其移民态度受到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反对移民的原因是出于维护个人和社会安全、保护传统文化的动机,体现的是安全价值观和传统价值观;支持移民者则认为移民可以使社会变得丰富,移民本身不会造成威胁感,体现了自我导向价值观和刺激价值观、大同主义价值观等。^[21]

Stern等人研究了人们的环保行为与价值观的关系,认为不同的环保行为所遵循的价值判断不同,利己价值取向(Egoistic values,即Schwartz自我增强的价值观)、利他价值取向(Altruistic values,即自我超越的价值观)和生物圈价值取向(Biospheric values)引导着人们的不同环保行为。^[22]据此,Knafo等人基于价值理论提出了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价值信念规范的环保行为模型,认为个人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影响了其与环境有关的信念,进而影响到个人规范,最后产生不同类型的环保行为。^[20]

三、基础价值观的影响因素

价值观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个体的社会化程度、经历、扮演的社会角色等都会影响个体价值观的形成。Schwartz基础价值观理论的相关研究发现,影响价值观的因素可以分为二类: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

影响价值观的个体因素主要有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人格等。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更倾向于维护自己一贯的模式,较少追求改变和刺激。研究发现年龄与安全、遵从、传统价值观具有较高的正相关,而与自我定向、刺激、享乐等价值观具有负相关。显示伴随年龄增长,个体的保守、自我超越的动机逐渐提高,同时,开放、自我增强的动机呈下降趋势。^[18]与年龄的影响相反,教育经验会促进智力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对于自我定向的价值观有所帮助。教育经验的增加也会促进刺激价值观,降低传统、安全、遵从

价值观的重要性。^[6]价值观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男性较开放而女性更为保守,男性更具自我增强的价值观,重视追求成就、权力;女性则更具自我超越的价值观,重视大同主义、慈善价值观。^[11]价值观的这种性别差异被认为是受到进化和后天社会角色的影响,并且在现代社会中男女的价值观差异将会变得更大。^[23]最新的有关人格与价值观的研究认为,虽然价值观是后天习得的信念,更多地受到环境的影响,但一个人的基本倾向性似乎可以预测环境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经验开放性特质使个体倾向于将变化的开放性和自我卓越价值观排在优先位置;宜人性使个体将自我超越和保守价值观放在优先位置;责任心使个体倾向于将保守和自我增强价值观放在优先位置。^[4,24]

当然,相对于内生性的影响,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环境对价值观的影响。

首先,生活环境为人们具有某种类型价值观提供了机会和途径,如富裕的人更容易追求权力价值观,自由职业者更容易表达自我定向的价值观;生活环境也对人们的价值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拥有强烈种族优越感的人其大同主义价值观会比较低。^[6]

其次,人们会调整自己价值观去适应所在的生活环境。人们往往赋予他们能够达到的价值目标以更大的重要值,而降低得不到的价值目标的重要值。但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如在物质、安全价值观受阻时,人们会更关注于它们,而当能够轻易的实现它们时,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却又降低了。^[6]

因此,高收入的人其自我定向、成就、权力价值观均比较高,而传统价值观和安全价值观较低。文化是影响价值观的重要环境因素。美国作为个人主义文化的代表,其成员成就价值观最高,权力价值观排名第二,自我提升的价值观较高,而对立的自我定向和大同主义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较低。^[21]而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东欧,个体的价值观则趋向于强调保守主义、阶层价值观。

四、小结与展望

Schwartz等学者在全球70多个国家,通过200多个大规模样本验证了基于人类动机的基

础价值观结构的普遍性,以多种研究方式、测量方法展现了世界范围的价值观地形图,无论是价值观的内容或结构的探讨,测量工具的开发或作用机制的应用研究都是十分深入且富有创意的。基于人类动机的基础价值观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于价值观的整体领域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基础价值观理论立足于价值观的核心机制——人类基本的需要和动机,将研究角度转移到内部的机制中,探讨人类价值观的基础结构,改变了以往过于关注价值观种类、表现形式等价值观外在表现的倾向。这对于以往价值观类型常受各学者的研究假设和文化背景限制来讲也是一个突破,是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观“共性”研究。

其次,在价值观的内部结构探索中,揭示出价值观内在结构目标之间的冲突性与相容性的动态特征,为价值观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动态的眼光探索价值观的内在结构,引导人们对价值观系统的变化进行深入的分析与应用研究。

再次,价值观基础结构的揭示极大地促进了价值观对于个体态度、行为等变量的影响效应研究的发展,也激发了各国学者在其成果之上进行自己的深入与拓展。此外,在理论研究中采用了新的研究手段如最小空间分析方法,这对价值观结构的确认和方法研究来讲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但现有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引起人们的质疑,有待于研究者进一步完善。

首先,10种价值观类型是否可以代表人类基础价值观类型?虽然Schwartz等学者研究了全球大规模的样本,但是仍难免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基础价值观的涵盖的质疑,因此基础价值观理论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的支持;

其次,价值观类型的差异是否真正体现着动机上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如何与语义上的差别进行区分,价值观引导行为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这些方面尚需要研究者进一步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

再次,价值观结构是否可以以圆环模式呈现,Schwartz等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价值观的环状模型做了些许改正,基本保持原来的

环状结构只是将传统价值观置于价值观圆环外部,表现为一种类环状模型(Quasi-circumflex),但也有其他学者认为验证性因素分析不支持类环状模型。^[25]鉴于价值观本身的内隐性和复杂性,环状或类环状结构的价值观结构还需要更多有信服力的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方面的支持。同时,在价值观结构中,相容性与冲突性能否代表价值观的基本结构特点,也是另一个需要进一步验证的关键点。

最后,研究方法的有效性程度有多大?目前的研究普遍采用测量的方式,但运用量表测量是否可以真正地探究出人们深层的价值观,要回答这些质疑,人类基础价值观研究还将进一步持续。

参考文献

- [1] KLUCKHOHN C. Values and value-orient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 an explor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388-433.
- [2] ROKEACH M.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M].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438.
- [3] SCHWARTZ S H.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2, 25: 1-65.
- [4] OLVER J M, MOORADIAN T A. Personality traits and personal values: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integration[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3, 35: 109-125.
- [5] SCHWARTZ S H, BILSKY W. Toward a univers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human valu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53 (3): 550-562.
- [6] SCHWARTZ S H. Basic Human Values[EB/OL]. (2009-06-10) http://www.ccsr.ac.uk/qmss/seminars/2009-06-10/documents/Shalom_Schwartz_1.pdf.
- [7] PERRY B R. General theory of value [M].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4-5.
- [8] ALLPORT G W, LINDZE Y G. A study of values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0: 398-400.
- [9] SCHWARTZ S H, BOEHNKE K. Evaluating the structure of human values with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4, 38: 230-255.
- [10] SCHWARTZ S H, VERKASALO M, ANTONOVSKY A, et al. Value priorities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much substance, some style[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7b(1): 3-18.
- [11] SCHWARTZ S H, RUBEL T. Sex differences in value priorities: cross-cultural and multimethod studies[J]. Journal of

-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6): 1010-1028.
- [12] SCHWARTZ S H, BILSKY W. Toward a theory of the universal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extensions and cross-cultural replic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5): 878-891.
- [13] SCHWARTZ S H.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critique and proposed refinements[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0 (21): 139-157.
- [14] BARDI A, LEE J A, NADI H T. The Structure of intraindividual value chang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9(5): 913-929.
- [15] KNAFO A, SCHWARTZ S H. Value socialization in families of israeli-born and soviet-born adolescents in Israel[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1 (32): 213-228.
- [16] VERKASALO M, GOODWIN R, BEZMENOVA I. Values change following a major terrorist incident: finnish adolescent and student values before and after 11th September 2001[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6 (36): 144-160.
- [17] SCHWARTZ S H, MELECH G, LEHMANN A, et al. Extending the cross-cultural validity of the theory of basic human values with a different method of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2001, 32: 519-542.
- [18] SCHWARTZ S H. Basic human values: an overview[EB/OL]. (2006-06-09) <http://yourmorals.org/schwartz.2006.basic%20human%20values.pdf>.
- [19] SCHWARTZ S H. Value priorities and behavior: applying a theory of integrated value systems[M]. Hillsdale: Erlbaum Press, 1996: 1-24.
- [20] KNAFO A, DANIEL E, KHOURY-KASSABRI M. Values as protective factors against violent behavior in Jewish and Arab high schools in Israel[J]. Child Development, 2008 (3): 652-667.
- [21] SCHWARTZ S H. Cultural and individual value correlates of capital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7(1): 52-57.
- [22] STERN P C, DIETZ T, KALOF L. Value orientations,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93 (5): 322-348.
- [23] SILFVER M. Gender differences in value priorities, guilt, and shame among finnish and peruvian adolescents[J]. Sex Roles, 2007 (56): 601-609.
- [24] COLLANI G, GRUMM M. On the 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ideological beliefs, social attitudes, and personal values [J].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9 (2): 107-119.
- [25] PERRINJAQUET A, FURRER O, USUNIER J C. et al. A test of the quasi-circumplex structure of human values[J].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007(41): 820-840.

A Review on Schwartz's Human Values Theory Based on Motivations

ZHANG Min, DENG Xi-wen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basic human values, defined by Schwartz as concepts or beliefs that transcend specific situations, believes that view of value, a culturally adaptable state of mind, consists of 10 types of motives and objectives,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active as a continual rounded model. The circular arrangement of the values represents a motivational continuum and a dynamic process. Schwartz argued that values service as guiding principles in people's lives in varieties of situations.

Key words: need of motivations; basic values; circumflex; contradictionary and compatible; dynamic change

(责任编辑 赵 蔚)